



皓首始忆儿时乐，从前况味正渐消。
离乡入城数十载，犹梦稻花一畦香。
丝竹声声农家乐，书声琅琅耕读情。
好教后代子孙知，莫忘中华文化根。

寻找失落的乡村记忆

——乡愁乡韵系列——

农耕年华

沈成嵩 王喜根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皓首始忆儿时乐，从前况味正渐消，离乡入城数十载，犹梦稻花一畦香。
丝竹声声农家乐，书声琅琅耕读情，好教后代子孙知，莫忘中华文化根。

—— 乡愁乡韵系列 ——

农耕年华

沈成嵩 王喜根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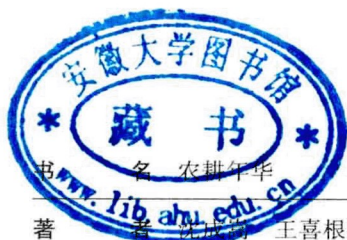
农耕年华/沈成嵩,王喜根著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4.3

(乡愁乡韵系列)

ISBN 978-7-214-12117-2

I. ①农… II. ①沈… ②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8136 号



著 者 沈成嵩 王喜根

责任编辑 王 溪

责任编辑 戴亦梁

装帧设计 刘亭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邮编: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0.875 插页 2

字 数 217千字
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12117-2
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农具漫谈	连枷 /32
农耕文明的活化石 /3	扁担 /34
犁 /6	农船 /37
镰 /8	水车 /40
锄 /11	洋龙 /42
锹 /13	乌头 /45
铤 /15	畚箕 /48
磨 /17	蓑衣 /50
秤 /19	草鞋 /52
篮 /21	鸡公车 /54
缸 /23	牛车篷 /56
斛桶 /26	秧马与秧船 /58
箩筐 /28	粪桶与料勺 /60
钉钯 /30	

品评农时

引子	/65	小雪	/113
立春	/69	大雪	/115
雨水	/72	冬至	/117
惊蛰	/74	小寒	/119
春分	/76	大寒	/121
清明	/79	正月新春忙过年	/123
谷雨	/82	莺飞草长二月天	/125
立夏	/85	阳春三月百花艳	/128
小满	/88	四月初夏芳菲尽	/131
芒种	/90	五月榴花红胜火	/133
夏至	/92	映日荷花六月红	/135
小暑	/94	七月流火报秋信	/137
大暑	/96	中秋八月桂花香	/139
立秋	/99	九月重阳话登高	/142
处暑	/101	十月立冬晓霜浓	/145
白露	/103	隆冬数九梅花开	/147
秋分	/105	腊月除夕盼团圆	/149
寒露	/107	农谚农事和田歌	/151
霜降	/109	二十四节气的由来	/154
立冬	/111	农时节气是农耕文化的结晶	/157

行当趣事

- 做田埂 /165
挖排水沟 /167
甬湖泥 /170
沅草塘 /172
堆草垛 /175
上河工 /178
扳罾 /181
叉鱼 /183
簪蟹 /185
放蜂 /187
耖蚬 /189
摆渡 /191
打蒲包 /193
扎草窝 /195
杀猪 /197
阉鸡 /199
磨豆腐 /201
烧窑 /204
酒坊 /206
酱园 /208
铜匠 /210
铁匠 /212
锡匠 /215
车匠 /217
篾匠 /219
皮匠 /221
白铁匠 /223
补锅 /225
裁缝 /228
箍桶 /230
补缸 /232
拾屋 /234
货郎担 /236
造纸 /238
剃头 /240
炮仗店 /243
棺材店 /245
染坊 /247
修伞 /249
渔船 /251
放鸭 /253
放排 /255
纤夫 /257
帮船 /259
算命 /262
媒婆 /264
接生 /266
牙医 /268
卖老鼠药 /270

乡土乡风

舞龙 /275
舞狮 /277
唱麒麟 /279
踩高跷 /281
打莲湘 /283
打腰鼓 /285
荡湖船 /287
河蚌舞 /289
剪鞋样 /291
年蒸 /293
压岁钱 /295
中秋 /297
裹粽 /299
算盘 /301
窑货店 /303
草焐 /305
捶石子 /307

捻线 /309
拾麦穗 /311
安豆饼 /313
炒小圆子 /314
子孙饼 /315
荠菜汤圆 /316
油糍 /317
草炉烧饼 /318
老菱 /320
炕山芋 /323
麦芽糖 /325
甜芦粟 /327
冰糖葫芦 /329
炒米糖 /331
卖烂藕 /333
麦蚕 /335
风鸡 /337
后记：留住乡愁

农具漫谈

农民的“锄镰犁刀锹铲耙”，就是他们手脚、肩膀的延伸，是他们智慧的着力点。甚至可以说，农具就是农民身心的一部分，是人与自然“相互博弈之后的相互馈赠”。



农耕文明的活化石

说“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史”，这话不过分。

而说到农耕史，历代“农桑笔记”之类的史料文字当然是重要的线索，但人们眼前更多“物化的活史料”往往会被忽略——那就是各式各样的农具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的农耕史，其实是农人一锹、一锄刨出来的，是用犁耙耕出来的。

农民的“锄镰犁刀锹铲耙”，就是他们手脚、肩膀的延伸，是他们智慧的着力点。甚至可以说，农具就是农民身心的一部分，是人与自然“相互博弈之后的相互馈赠”。

我们今天吃到的面包、面条、馒头，都是面粉、米粉制成的，但将稻米麦粒加工成粉，几千年前却让人费神费劲。开始人们只能用石头将谷物压碎，后来又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春捣。这可能就是最早的粮食加工了。

春秋鲁班发明了石磨：两块坚硬圆石上，凿些密密的浅槽，合在一起，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，就把谷物磨成粉了。杵臼的上下运动成了磨的旋转运动，杵臼的间歇工作成了连续工作，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，提高了生产效率。

中国农具的发展，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木石制农具、奴隶社会的青铜农具和封建社会的铁制农具三阶段。

最古老的挖土工具，是由挖掘植物根部的尖木棍发展来的。尖木棍下端安一横木，便可以用脚踩，使之容易入土，这便是

“单尖耒”，后来又衍生出“双尖耒”。又在这基础上改进为扁平的宽刃，这就发明了“铲”、“锹”、“耜”、“锄”。

收割谷物的“镰”，是受动物尖利牙齿的启发而创造的。先是壳镰，而后是石镰、青铜镰、铁镰，并发明了“锯齿镰”。在商代，镰被绑在竹杆上，成了进攻的兵器，到了宋代则成了专门对付马腿的钩。“钩镰枪”成了岳家军打败金兵“连环骑兵”的专用兵器。

比青铜还要坚韧锋利价廉的铁出现后，很快，铁制农具代替了石器、木器、青铜器农具。

唐朝出现了操作灵便的曲辕犁，它特别适用于我们南方的土质粘重、田块较小的低洼水田，为大面积种植水稻奠定了基础。而耙的发明，使水田泥土破地更碎，打得更糊，有利于农民插秧落谷。

唐朝人很聪明，他们还发明了脚踏的和牛转的水车，解决了水田提水灌溉的难题。明清以后，又发明了风车，继人力、畜力、水力之后，又用上了风力，这在中国的农具史和能源使用上是个突破。

加之风扇车的出现，利用鼓动的空气，分清不同籽粒，扇去谷糠，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体系，极大提高了生产力。

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，中华农耕文化的创造发明，早在三千多年前就走在世界的前列。据资料记载，耕翻的犁耙，比欧洲早了二千五百多年；收割的镰、勾，比欧洲早了二千多年；灌水的链斗水车，比欧洲早一千六百多年；农产品加工的石磨、风车比世界早一千五百多年……早在七千年前，我国就有了水

稻，比日本早四千四百多年；早在五千多年，我们的祖先就知道植桑、养蚕、缫丝；公元前五百年，丝织品就出口到古罗马帝国，被欧洲贵族称为“软黄金”……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，表现了我们民族富于创造的科学精神。

虽已进入机械化、电器化时代，但在乡村仍保留着一些石磨。磨面粉、磨芝麻、磨豆腐，居家主妇们都知道“小磨麻油”就是比机械加工的香。

而乡村仍在使用的农具，又何止石磨？许多地方的农耕中，还能偶见犁、耙、碌碡、风车、水车、扁担、锨、粪桶、农船等等旧式农具。这些都是农耕社会生产力组成的重要部分，是农耕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

为了让人们记住这些“活化石”，我特选一些常见农具、用具，作一小传，使大家能够“管中见豹”。

犁

讲到农耕文化，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犁，这犁，从石器时代的石犁，到青铜器时代的铜犁一直到如今的木犁、铁犁，甚至还有皇帝御用耕田的“金犁”。

有一首民歌说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天子扶犁臣赶牛，正宫娘娘送午饭，宰相覆土把种丢，春耕夏耘率天下，五谷丰登太平秋。”

在北京先农坛，过去有一个“御耕台”，就是皇帝每年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那天，亲自扶犁，耕种“一亩三分地”的场所。当日上午，天子率百官祭天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“设棚悬彩，并配有乐队、唱工百余人，奏乐，唱《三十六禾词》”，围观者万人。

这一亩三分地的土，都是选用的肥田熟土，事先用箩精心筛选过，又肥又松又软，这样皇帝耕起来，才轻松愉快，毫不费力。御耕时，皇帝左手执黄龙鞭，右手执金龙犁，两位老农牵牛，户部尚书帮着扶犁，来回耕三趟，就礼毕。然后，三公五耕，卿侯九耕，文武百官也来耕个十几下，这犁田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这每年一度的“御耕”，据史料记载，约耗银九百两，相当于一千人一年的口粮。

农民犁田，可不是这样轻松，在集体生产时，队里的犁田手，都是种庄稼的老把式，他不仅十八般农具样样精通，而且种稻、种麦的一百二多种农活样样在行。

每到耕田季节，耕田手就会破晓起床，紧犁辕，装犁铧，上犁头，套犁扣，绞犁索，执犁鞭，扛着犁，牵着牛，下田耕地。

“啪”！耕田手一挥牛鞭，就像是在牛背上炸响一个炮仗。这很有讲究，这鞭梢紧贴牛毛而过，既赶了牛，但又不伤着牛，这就是“绝活”。

然后犁田手又唱起耕田号子：“嗨……哎……嗨……，哎……”这声音清脆宏亮，在山谷中回荡，只见黑黝黝的土在脚下滚翻，不一会儿，就犁开了一大片。

犁，作为一种农具，留存于世，距今已有近 6000 年的历史，最初农民是用木棒、石器挖垦土地，叫木犁、石犁，到春秋战国时，才出现了铁犁，到了唐代，我们江南水田耕作，才使用“曲辕犁”，提高了农民耕田的水平，它标志着中国耕犁的发展史进入了成熟阶段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又对犁加以改进，使犁辕缩短、弯曲，犁的结构更加轻巧、灵活，也提高了耕作的效率。在拖拉机没有出现前，我们还发明了双轮双铧犁，这已经有点半机械化了。

有一个成语叫“铸剑为犁”，敌对双方化干戈为玉帛，远离战争，将打仗的钱节省下来，发展生产，改善人民生活。据说在联合国总部还专门制作了一幅“铸剑为犁”的浮雕，呼唤人们热爱和平，发展经济。

镰

由南向北的麦收已近尾声。

金黄色麦浪里，成百上千的收割机在吞穗吐粒，它们现在是麦收时节的主角了。

早先麦收的画面上，少不得关中平原的“麦客”，以及他们手上那张银晃晃的镰刀。

“四月小满，黄穗在田。”农人心目中，开镰是件神圣的事情，凭一柄弯镰，落一地汗水，多少仓廩足。

其实在古希腊神话中，镰刀也早就是“丰产之神”克洛诺斯的标志。

用镰刀和铁锤绣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上，作为工农象征，应该说主事者是动了脑筋的。

镰刀在农耕文明中，是农民劳作的主要生产工具，它可割可刮，可钩可削，可砍可斫，可挑可劈，用途非常广泛。

从娃娃下田割猪草，到巧媳下园挑青菜；从青壮年上山砍柴，到老年人在家前屋后修树枝，都要使用到各种式样的镰刀，那锯齿镰、月牙镰、平刃镰、长柄镰、小铲镰等等，在镰刀家族里，据说有百多种。

我在基层工作时，曾结识一位打柴的朋友。他每天头遍鸡叫就起床，把镰刀磨得能照见人脸，吃罢早饭，在怀里揣几个热山芋，就踏着晨霜和朝露，扛着扁担和绳子上山砍柴了。

不管山高路远，他总能在人迹稀少的大山深处，割回一担担

红茅山草。手里那把长柄镰刀，非常擅长“吃草”：在他奋力挥舞时，只听嚓嚓嚓嚓，银光闪处，一堆堆、一丛丛山茅草纷纷倒地，顺手三划两划，用山藤一捆一扎，就是一个捆得结结实实，齐刷刷、圆滚滚、胖乎乎的草捆子，用脚一踢就顺势滚下山坡。

砍、拉、削、舞、斫……镰刀在他的手里，简直就是一个吃草器、割草机。

听这位割山草的能手说，他手里这把镰刀救过他两次命。

一次是在一个风雪夜之后，他在山崖上砍柴，突然脚下一滑，一脚踩空，竟从山崖上跌落下来，他吓昏了，耳畔只听呼呼风响，但他一个劲地挥舞手中的镰刀，也该他命不该绝，碰巧让他钩住了长在半山腰上的一棵松树，他使劲吊住镰刀，爬上了松树，然后撕碎身上的衣服，搓成绳子，慢慢地系下山来。

另一次是他在荒山割草行走间，猛地觉得后面有一个人搭上了他的肩膀，从太阳光照的影子里，他发现了一条拖在后面的长长的尾巴。

他知道遇见了凶狠的狼。这时绝不能回头，一回头狼就会顺势一口咬住他的脖子，他不紧不慢地走着，猛地向背后砍上一镰刀，恶狼“嗷”地一声惨叫，留下一摊血迹，转身就逃，“哪里走！”山里人一个飞镰斫去，把狼头砍下来半个。

这把镰刀从此成了他的好兄弟、好伙伴。临终，他吩咐家人将镰刀伴自己一同入墓。

开镰是件辛苦事。白居易有“观刈麦”的田园诗说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复垅黄；妇姑荷箬食，

童稚携壶浆。相随向田去，丁壮在南岗；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。”好一幅全家老少忙麦场的夏收图。

开镰，也是农人盛大的节日。面对着黄澄澄、翻滚滚无边的麦浪，人们拿着镰刀，来到丰收的田边，习惯地摘下一两个麦穗，然后用手一搓，嘴一吹，两手一上一下一扬，一粒粒光闪闪饱满绽的麦粒就在手掌中跳跃，放进口，慢慢咀嚼，那芬芳、青香的气息就摄入人的五脏六腑，香甜，更醉人。

好的刀手，用镰刀割麦子，如春蚕噬叶，风卷残云，一斫就是一大块，一拖就是一大片，割得快、割得齐，麦茬短，不带泥。

镰刀上像是长了眼睛，在收割净的麦垅上绝不遗下哪怕是一株两株田角地边的短穗小穗。一趟割到头，身后就留下一个个或立、或卧、或倒或仰的麦捆子，像是“麦娃”们在蓝天白云下翻筋斗、叠罗汉。

镰刀正逐渐被收割机取代，但开镰时节的劳动场面，依旧是值得珍存的一帧美丽画卷。